增壹阿含經卷第三十　斯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六重品第三十七之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尊者舍利弗往詣世尊所
頭面礼足在一面坐尒時舍利弗白
世尊言我今以在舍衛城夏坐意欲
人間遊化世尊告曰今正是時時舍
利弗即從坐起頭面礼足便退而去
時舍利弗去未久有一比丘懷誹謗
意白世尊言舍利弗與諸比丘共諍
竟不懺悔今遊行人間尒時世尊告
一比丘汝速往持吾聲喚舍利弗比
丘對曰如是世尊佛勑目連阿難汝
等使諸房中召諸比丘詣世尊所所
以然者舍利弗所入三昧今當在如
来前作師子吼是時諸比丘聞佛教
已各集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
是時彼比丘受世尊教即往至舍利
弗所語舍利弗言如来欲得相見尒
時舍利弗往至佛所頭面礼足在一
面坐是時佛告舍利弗言御向者去

未久有穢行比丘来至我所而白我
言云舍利弗比丘與諸比丘共諍亦
不悔過在人間遊化審實尒乎舍利
弗白佛言如来自當知之世尊告曰
我自知耳但今大衆各懷狐疑汝今
於大衆中可以已辯而自明淨舍利
弗白佛言自出母胎年向八十每自
思惟未曾殺生亦不妄語正使於調
戲之中亦不妄語亦復未曾闘乱彼
此設不專意之時或能有此行耳我
今世尊心意清淨豈當與梵行人共
闘諍乎亦如此地亦受淨亦受不淨
屎尿穢悪皆悉受之膿血涕唾終不
逆之然此地亦不言悪亦不言善我
亦如是世尊心不移轉何得與梵行
人共諍而遠遊行心不專者能有此
耳我今心正何得與梵行人共諍而
遠遊乎亦如水亦能使好物淨亦能
使不好物淨彼水不作是念我淨是
置是此亦如是無有異想何得與梵行
人共闘而遠遊乎猶如熾火焚燒山
野不擇好醜終無想念我亦如是豈
當有意與梵行人共諍乎亦如掃灑

不擇好醜皆能除之終無想念猶如
牛無其雙角極自良善亦不殆暴善
可將御隨意所至終無疑難唯然世
尊我心如是亦不與想有所傷害豈
當與梵行人共諍而遠遊乎亦如旃
陁羅女著弊壞衣在人間乞食亦無
禁忌我亦如是世尊亦無想念當與
諍訟而遠遊也亦如脂釜處處漏壞
有目之人皆悉觀見處處漏出我亦
如是世尊九孔之中漏出不淨豈當
與梵行人共諍猶如女人年少端正
復以死尸繫彼女頸而猒患之世尊
我亦如是猒患此身如彼無異豈當
與梵行人共諍而遠遊乎此事不然
世尊自當知之彼比丘亦當知之設
當有是者願彼比丘受我懺悔尒時
世尊告彼比丘汝今可自悔過所以
然者若不悔者頭便破為七分是時
彼比丘心懷恐怖衣毛皆竪即從坐
起礼如来足白世尊言我今自知犯
舍利弗唯願世尊受我懺悔世尊告
曰汝比丘自向舍利弗懺悔若不尒
者頭便為七分是時彼比丘即向舍

誠

利弗頭面礼足白舍利弗言唯願受
我懺悔愚不別眞尒時世尊告舍利
弗汝今可受此比丘悔過又以手摩
頭所以然者若當不受此比丘懺悔
者頭破為七分尒時舍利弗以手摩
頭語比丘曰聽汝懺悔如愚如惑此
佛法中極為曠大能隨時悔過者善
哉今受汝懺悔後更莫犯如是再三
是時舍利弗告彼比丘曰汝更莫犯
所以然者有六法入地獄六法生天
六法至涅槃處云何為六欲害他人
我以起此害心便歡喜踊躍不能自
勝我當教人使害他於中起害心以
得害人於中起歡喜我當得此不馨
之間未起此事便快愁憂是謂有此
六法令人墮惡趣云何有六令人至
善處所謂身戒具足口戒具足意戒
具足命根清淨不殺害心無妬嫉心
是謂有此六法生於善處云何修六
法至於涅槃所謂六思念法云何為
六所謂身行慈無瑕穢口行慈無瑕
穢意行慈無瑕穢若得利養之具能
與人等共分之而無恡想奉持禁戒

無瑕疵智者所貴如是之戒能具足

諸有邪見正見賢聖出要能得盡苦本如是諸見皆悉分明是謂六法得至涅槃汝今比丘當求方便行此六法如是比丘當作是學尒時彼比丘重從坐起礼舍利弗足我今重自懺如愚如惑而不別真唯願舍利弗受我悔過後不復犯舍利弗曰聽汝悔過賢聖法中極為曠大能自改往修來莫復更犯尒時彼比丘聞舍利弗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第一最空法汝等善思念之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尒時諸比丘從佛受教世尊告曰彼云何為名第一最空之法若眼起時則起亦不見來處滅時則滅亦不見滅處除假号法因緣法云何假号因緣所謂是有則有此生則生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更樂更樂緣痛痛緣愛愛緣受受緣有有緣生生緣死死緣愁憂苦惱不可稱計如是苦陰成此

因緣無是則無此滅則滅無明滅則
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
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更樂滅更樂滅
則痛滅痛滅則愛滅愛滅則受滅受
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死滅
死滅則愁憂苦惱皆悉滅盡除假号
之法耳鼻舌身意法亦復如是起時
則起亦不知来處滅時則滅亦不知
滅處除其假号之法彼假号法者此
起則起此滅則滅此六入亦無人造
作亦名色六入法六入亦無人造作
由父母而有胎者亦無因緣而有此
亦假号要前有對然後乃有猶如鑽
木求火以前有對然後火生火亦不
從木出亦不離木若復有人劈木求
火亦不能得皆由因緣合會然後有
火此六情起病亦復如是皆由緣會
於中起病此六入起時則起亦不見来
滅時則滅亦不見滅除其假号之法
因由父母合會而有尒時世尊便說
此偈

先當受胞胎　漸漸如凍酥　遂復如息肉
後轉如像形　先生頭項頸　轉生手足指

支節各各生 髮毛爪齒成 若母飲食時
種種若干饌 精氣用活命 受胎之原夲
形體以成滿 諸根不缺漏 由母得出生
受胎苦如是
比丘當知因緣合會乃有此身耳又
復比丘一人身中骨有三百六十毛
孔九万九千脉有五百筋有五百虫
八万户比丘當知六入之身有如是
災變比丘當念思惟如是之患誰作
此骨誰合此筋脉誰造此八万户虫尒
時彼比丘作是念思惟便獲二果阿
那含若阿羅漢尒時世尊便說此偈
三百六十骨 在此人身中 古佛之所演
我今亦說之 筋有五百枚 脉數亦如是
虫有八万種 九万九千毛 當觀身如是
比丘勤精進 速得羅漢道 徃至涅槃界
此法皆空寂 愚者之所貪 智者心歡悅
聞此空法夲
是謂比丘此名第一寂空之法與汝
等說如來之所說行之法我今以為
起慈哀心我今以辨常當念修行其
法在閑居之處坐禪思惟勿有懈怠
今不修行後悔無益此是我之教訓

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生漏梵志往至世尊所共
相問訊在一面坐尒時生漏梵志白
世尊言瞿曇刹利今日意欲何求有
何行業為著何教為究竟何事婆羅
門意欲何求有何行業為著何教究
竟何事國王今日意欲何求有何行
業為著何教為究竟何事盜賊今日
意欲何求有何行業為著何教為究
竟何事女人今日意欲何求有何行
業為著何教為究竟何事尒時世尊
告梵志曰刹利種者常好鬪訟多諸
技術好喜作務所要究竟終不中休
梵志問曰梵志意何所求世尊告曰
梵志意好呪術要作居家樂閑靜之
處意在梵天又問曰國王意何所求
世尊告曰梵志當知王意所欲得國
政意在兵仗貪著財寶盜賊意何所
求世尊告曰賊意盜竊心在於邪欲
使人類不知所作女人意何所求世
尊告曰女人意在男子貪著財寶心

繫男女心欲自由尒時梵志白世尊
言甚奇甚特盡知尒許之變如實不
虛今日比丘意何所求世尊告曰戒
德具足心遊道法意在四諦欲至涅
槃此是比丘之所求也是時生漏梵
志白世尊言如是世尊比丘所行意
不可移轉其義實尒瞿曇涅槃者極
為快樂如来所說乃為過多猶如盲
者得視聾者得聽在闇者見明今日
如来所說亦復如是而無有異我今
國事猥多欲還所止世尊告曰宜知
是時是時生漏梵志即從坐起繞佛
三帀便退而去尒時生漏梵志聞佛
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生漏梵志往至世尊所頭
面礼足在一面坐尒時梵志白世尊
言此中頗有比丘云何得修梵行無
有缺漏清淨修梵行世尊告曰若有
人戒律具足而無所犯此名清淨修
得梵行復次梵志若有眼見色不起
想著不起識念除惡想去不善法得
全眼根是謂此人清淨修梵行若耳聞

聲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細滑意知法
都無識想不起想念清淨得修梵行
全其意根如此之人得修梵行無有缺
漏婆羅門白佛言何等之人不修梵行
不具足清淨行世尊告曰若有人俱
會者此名非梵行婆羅門白佛言何等
之人漏不具足世尊告曰若有人與
女人交接或手足相觸摋在心懷而
不忘失是謂梵志行不具足漏諸婬
泆與婬怒癡共相應復次梵志或與
女人共相調戲言語相加是謂梵志
此人行不全具漏婬怒癡梵行不具
足修清淨行復次梵志若有女人惡
眼相視而不移轉於中便起婬怒癡
想生諸乱念是謂梵志此人梵行不
淨不修梵行復次梵志若復有人遠
聞或聞哭聲或聞笑聲於中起婬怒
癡起諸亂想是謂梵志此人不清淨
修梵行與婬怒癡共相應行不全具復
次梵志若有人曾見女人後更生想
憶其頭目於中生想在屏閑之處生
婬怒癡與惡行相應是謂梵志此人
不修梵行是時生漏梵志白世尊言
甚奇甚特此沙門瞿曇亦知梵行亦

知不梵行亦知漏行亦知不漏行所
以然者我今亦生此念諸有人民女
人手足相加起諸亂想我時便生此
念與人行不清淨與婬怒癡共相應
第一更樂者女人是也第一可欲者
所謂眼眼相視然彼女人或語或笑
繫綴男子或共言語而繫綴男子是
時我便生此念此六人盡行不清淨行
如來今日所說甚過猶如盲者得目
迷者見路愚者聞道有目之人見色
如來說法亦復如是我今自歸佛法
衆自今之後不復殺生唯願受為優
婆塞尒時生漏梵志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毗舍離城外林中
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尒時尊者馬
師到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是時薩
遮尼健子遥見馬師來即往語馬師
曰汝師說何等義有何教訓以何教
誡向弟子說法乎馬師報曰梵志色
者無常無常者即是苦苦者即是無
我無我者即是空也空者彼不我有
我非彼有如是者智人之所學也痛

想行識無常此五盛陰無常者即是
苦苦者即是無我無我者即是空空
者彼非我有我非彼有鄉欲知者我
師教誡其義如是與諸弟子說如是
義是時尼揵子以兩手掩耳而作是
言止止馬師我不樂聞此語設瞿曇
沙門有此教者我實不樂聞所以然
者如我義者色者是常沙門義者無
常何日當見沙門瞿曇與共論議當
除沙門瞿曇顛倒之心尒時毗舍離
城五百童子集在一處欲有所論是
時尼揵子往至五百童子所語童子
曰汝等皆來共至沙門瞿曇所所以
然者意欲與彼沙門瞿曇共論使彼
沙門得見正諦之道沙門所說者色者
無常如我義者色者是常猶如力士
手執長毛之羊隨意將東西亦無疑
難我今亦復如是與彼沙門瞿曇論
議隨我捉捨而無疑難猶如猛象凶
暴而有六牙在深山中戲亦無所難
我今亦復如是與彼論議亦無疑難
猶如兩健丈夫而捉一劣者在火上
炙隨意轉側亦無疑難我今與彼論

義亦無疑難我論議中尚能害象何
況人乎亦能使象東西南北豈不如
人乎今此講堂採柱無情之物尚能
使移轉何況與人共論能勝我使彼
血從面孔出而命終其中或有童子
而作是言尼健子終不能與沙門論
議但恐沙門瞿曇與尼健子論議耳
或有作是說沙門不與尼健子論議
尼健子能與沙門共論議是時尼健
子便作是念設令沙門瞿曇所說如
馬師比丘者足得相疇若有義者聞
已當知是時尼健子將五百童子前
後圍繞往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
面坐是時尼健子白世尊言云何瞿
曇有何教誡以何教誡訓諸弟子佛
告尼健子我之所說色者無常無常
即是苦苦者即是無我無我者即是
空空者彼非我我非彼有痛想行
識及五盛陰皆悉無常無常即是苦
苦者無我無我者是空空者彼非我
有我非彼有我之教誡其義如是尼
健子報曰我不樂聞此義所以然者
如我所解義色者是常世尊告曰汝

令且專心意思惟妙理然後說之尼
健子報曰我今所說色者是常此五
百童子其義亦尒世尊告曰汝今所
說色者是常此五百童子其義亦尒
世尊告曰汝今以已之辯說之何為
引彼五百人乎尼健子報曰我今說
色是常沙門欲何等言論世尊告曰
我今說色者無常亦復無我摧詐合
數有此色者亦無真實無固無牢亦
如雲霧是等磨滅之法是變易之法汝
今方說色者是常我還問汝隨意報
我云何尼健子轉輪聖王還於已國
得自在不乎又彼大王不應脫者而
脫之不應繫者而繫之可得尒乎尼
健子報曰此聖王有此自在之力不
應殺者能殺之不應繫者能繫之世
尊告曰云何尼健子轉輪聖王當復
老乎頭白面皺衣裳垢坋是時尼健
子默然不報世尊再三問之彼亦再
三默然不報是時密跡金剛力士手執
金剛之杵在虛空中而告之曰汝今
不報論者於如來前破汝頭作七分
尒時世尊告尼健子曰汝今觀虛空

中是時尼健子仰觀空中見密跡金
剛力士又聞空中語設汝不報如來
論者當破汝頭作七分見已驚恐衣
毛皆竪白世尊言唯願瞿曇當見救
濟今更問論當疇對世尊告曰云何
尼健子轉輪聖王當復老乎亦當頭
白齒落皮緩面皺耶尼健子報曰沙
門瞿曇雖有此語如我義者色者是
常世尊告曰汝善思惟而後報之前之
與後義不相應但具論聖王當復老
乎亦當頭白齒落皮緩面皺耶尼健
子報曰轉輪聖王許使老世尊告
曰轉輪聖王常能於已國得自由何
以故不能却老却病却死我不用老
病死我是常之應欲使然者其義可
乎是時尼健子默然不對愁憂不樂
寂然不語是時尼健子身體汗出汗
汙衣裳亦徹坐處乃至於地世尊告
曰尼健子汝在大衆中而師子吼汝
等童子共我至瞿曇所與共論議當
降伏如捉長毛之羊隨意東西而無
疑難亦如大象入深水中隨意自遊
亦無所畏亦如兩健丈夫捉一劣者

在火上炙隨意轉側又復汝說我常
能論宮大象如此探拄草木斯皆無
情與共論議能使屈申俯仰亦能使
脉下流汗尒時世尊舉三法衣示尼
健子曰汝觀如來脉無流汗然汝今
日返更有汗乃徹于地是時尼健子
復黙然不對尒時有童子名頭摩侯
在彼衆是時頭摩童子白世尊言我
今堪任有所施行亦欲所說世尊告
曰隨意說之頭摩童子白佛言猶如
去村落不遠有好浴池然彼浴池有
蟲饒脚然村落人民男女大小往至
浴池所而出此蟲各各以瓦石取此
蟲打之傷破手脚彼蟲意欲還入水
者終無此事此尼健子亦復如是初
意猛盛與如來共論心懷嫉意兼抱
憍慢如來盡以除之永無有餘此尼
健子更終不能重至如來所而共論
議是時尼健子語頭摩童子曰汝今
愚惑不別真偽亦不與汝共論乃與
沙門瞿曇共論是時尼健子白佛言
唯聞義理當更說之世尊告曰云何
尼健子轉輪聖王欲使老病死不至

可得尒乎彼聖大王果此願耶尼健
子報曰不果此願也欲使有此色欲
使無此色可果乎尼健子報曰不果
也瞿曇世尊告曰云何尼健子色者
是常為是無常尼健子報曰色者無
常設復無常為變易法汝復見此是
我許我是彼有乎對曰不也瞿曇痛
想行識為是常為是非常對曰無常
世尊告曰設復無常為變易之法汝
頗見有乎對曰無也世尊告曰此五
盛陰是常無常也尼健子報曰無常
也佛言設復無常為變易法汝頗見
有乎對曰無也云何尼健子汝言是
常此理不與義相違乎是時尼健子
白世尊言我今愚癡不別真諦乃與
此懷與瞿曇共論言色是常猶如猛
獸師子遥見人来有恐怖心乎終無
此事今日如来亦復如是無有毫氂
我今狂惑未明深義乃敢觸嬈沙門
瞿曇所說過多猶如盲者得眼聾者
徹聽迷者見路無目見色沙門瞿曇
亦復如是無數方便而為說法我今
自歸沙門瞿曇法比丘僧自今以後

盡形壽聽為優婆塞不復殺生唯願
瞿曇及比丘僧當受我請欲飯佛及
比丘僧尒時世尊默然受請是時尼
健子見世尊默然受請即從坐起繞
佛三帀頭面礼足而去往詣毗舍離
童子所到已語童子曰汝等所應供
養我具以當時給我莫以非時我今
請沙門瞿曇及比丘僧明當飯之是
時諸童子各辦飲食之具持用與之
是時尼健子即以其夜辦種種甘饌
飲食敷好坐具而白時到今正是時
唯願屈神是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
將諸比丘僧入毗舍離往至尼健子
家到已就坐及比丘僧各次第坐是
時尼健子以見佛比丘僧坐定自手
斟酌行種種飲食見佛比丘僧食訖
行清淨水便取一小座在如来前坐
欲得聞法尒時世尊漸與說妙論所
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穢
惡婬不淨行出要為樂尒時世尊以
見尼健子心開意解諸佛世尊常所
說法苦習盡道盡與彼尼健子說之
是時尼健子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

法眼淨是時世尊便說此偈
祠祀火為上 詩書頌為首 人中王為最
衆流海為源 星中月為明 光明日最勝
上下及四方 諸地所出物 天及人民類
佛為無上尊 欲求其德者 三佛為最上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即從坐起而去
是時尼健子五百弟子聞師受佛教
化聞已各各自相謂言我等大師云
何師宗瞿曇是時諸弟子出毗舍離
城在中道立是時尼健子欲至佛所
聽法是時世尊與尼健子說法勸令
歡喜尼健子聞法已即從坐起頭面
礼足便退而去是時尼健子弟子遙
見師來各各自相謂言此沙門瞿曇
弟子今者道來各各取瓦石而打殺
之時諸童子聞尼健子為弟子所殺
往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爾時
諸童子白世尊言如來所可教化尼
健子者今為弟子所殺今以命終為
生何處世尊告曰彼是有德之人四
諦具足三結使滅成須陀洹必盡苦
際今日命終生三十三天彼見彌勒
佛已當盡苦際此是其義當念修行

尒時諸童子白世尊言甚奇甚特此尼揵子至世尊所捅論議還以已論而自縛来受如来化夫見如来者終無虛妄猶如有人入海取寶必有所尅獲終不空還此亦如是其有衆生至如来所者要得法寶終不空還尒時世尊與諸童子說微妙法使令歡喜尒時諸童子從佛聞法已即從坐起繞佛三帀頭面礼足便退而去尒時諸童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壹阿含經卷第三十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